

北风吹雁雪纷纷

◎魏益君

“紫禁仙与诤臣来，青旂遥倚望春台。不知庭霰今朝落，疑是林花昨夜开。”这是唐代宋之问的《苑中遇雪应制》，描写了一幅冬日的美妙雪景：清晨的朝阳破云而出，就像皇家的鸾驾从天边驶来。高楼上谁穿着青袍眺望，就像望春台边随风飘扬的青旗。一场大雪忽然而来，顿时改变了世界的风貌，面对雪景出奇的美丽，作者一时难掩激动之情，倒情愿相信是林花全然盛开。

冬天，最奇妙的事儿莫过于赏雪看雪景，那片片轻灵的精灵，自天而降，轻叩岁月的门扉，给人的是一份尘封的喜悦和惬意。然而，从古诗词里飘出的雪花，更给人意境之美。

“晨起开门雪满山，雪晴云淡日光寒。檐流未滴梅花冻，一种清孤不等闲。”清代郑燮《山中雪后》：清晨起，打开门看到的是满山的皑皑白雪。雪后初晴，白云惨淡，连日光都变得寒冷。房檐的积雪未化，院落的梅花枝条仍被冰雪凝冻。这样清高坚韧的性格，是多么不寻常啊！“策蹇清吟涉若耶，灞桥犹恨近京华。山前千顷谁种玉？座上六

时天散花。林雀无声溪涧断，炊烟不动竹篱斜。胜游更觉平生少，未羨银河泛客槎。”宋代陆游的《冲雪至余庆觉林雪连日不止》，此诗虽是写雪，文中却无一雪字，然而却将雪的形象生动传神的描绘出来了。

洁白美丽的雪花，让文人墨客借景抒情，抒发胸臆。“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唐代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全诗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浑然雄劲。抒发了诗人对友人的依依惜别之情和因友人返京而产生的惆怅之情。

“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唐代罗隐的《雪》，诗说在长安还有许多饥寒交迫的人，即使是瑞雪，也还是不宜多下。该诗不仅饱含着诗人的

憎恶、蔑视、愤激之情，而且处处显示出诗人幽默诙谐、愤世疾俗的性格。而唐代刘长卿的《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却描绘出一幅以旅客暮夜投宿、山家风雪人归为素材的寒山夜宿图。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清贫生活的同情：“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宋代李清照写雪的词却透着委婉凄凄美。《清平乐·年年雪里》：“年年雪里，常插梅花醉。授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看取晚来风势，故应难看梅花。”小时候每年下雪，我常常会沉醉在插梅赏梅的兴致中。后来虽然梅枝在手，却无好心情去赏玩，只是漫不经心地揉搓着，不知不觉泪水沾满了衣裳。今年又到梅花开放的时候，我却漂泊天涯，两鬓稀疏的头发也已斑白。看着那晚来的风吹着开放的梅花，大概也难得见的绚烂了。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冬天来了，打开那本发黄的古籍吧，一片雪花正从古色古香的书页中飘来。



乡间老村

◎贾登荣

在乡间，老村是超然的隐士。岁月的磨砺，村庄已是满脸沧桑，衣衫褴褛，步履蹒跚，但仍然保持着高傲与矜持，不肯与车水马龙的繁华都市城镇相邻，独自在重峦迭嶂的深山中，享受蓝天、白云、青山、绿水与慢时光。

在乡间，一座老村的历史，往往是与古树名木的历史紧密相连的。先民们在选择安身创业的场所时，他们先要审视一番附近的山山岭岭。山头上如果有苍翠的树木，他们会果断地选择在这儿安营扎寨。因为在他们心中有一个信念：树木能够郁郁葱葱的地方，人也就能够立足、兴旺。一旦在这个地方安居乐业之后，他们更会在房前屋后、山坡田埂、河滩平川，不断在栽种各种各样的树木，让房屋、土地、河流，覆盖苍翠与浓阴。慢慢地，村庄外的山坡上，就会有成片的柏树、松树；村庄不远处的山坳口，就会有树影婆娑的大榕树；而房前屋后，则会有桃树、李树、梨树以及桂花树、皂角树、香樟树……村庄与树木，相依相偎，一起拱卫这方土地。再边远的村庄，也躲不开战火、灾难。与喧嚣与繁华距离遥远的老村，时时也会遇到不期而至的祸患。村庄的宅院、房屋、树木，也会毁于战乱、败于纷争，但奇怪的是，当成片的果园消失了，桃树、李树、杏树、梨树没有了，却偏偏有那么一些柏树、松树、桂花树、皂角树、香樟树，能够在夹缝中侥幸地存活下来，成为老村的一张耀眼的名片，引导着人们寻访到老村踪迹。古树名木，其实就是老村的向导。哪儿有成片的古树，哪儿有千年的名木，哪儿就有一处历史悠久的老村。它们以特殊的方式，在那儿诉说过去的沧桑。

在乡间，一座座残败的四合院，是乡间老村的活广告。行走乡间，大凡在田野间突然出现几处残缺的四合院，毫无疑问，这儿就一定是座历史悠久的老村。农耕文明时代，社会存在的形态，总是同一族群、同一家族，集中居住在一起，共同应对大自然的考验，共同抵御自己的敌人。当财力聚集到一定水平时，他们便会修建一座气势恢宏的四合院。这里，既是家族繁衍、生息的处所，也是祭祀祖先、召集族人聚会的场所。随着家族人口的增多，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新的四合院又会在老院子的不远处拔地而起。慢慢地，一座又一座四合院，逶迤连绵，在历史的长河中且行且吟。当然，世间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够永生。四合院，这承载着族群、家族兴衰的院落，在无情风雨的摧残下，在相当多的乡间，渐渐凋零了、肢解了，甚至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充满异域风情的小洋楼，矗立青山绿水间。四合院，在乡间，已经成为稀罕之物。恰好，就在那些人迹罕至的老村里，保留下了一些四合院。当然，大多数的四合院，门前威风凛凛的石狮子没有了，堂屋里的神龛上供奉的祖先画像也没有了，昔日金碧辉煌的四合院，成为了地地道道的破落户。不过，四合院里发生的那些悲欢离合的故事，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丰富着人们对老村的认知；而四合院里走出的叱咤风云的人物，四合院里诞生的家规家训，至今还为后人学习的榜样，遵循的准则。古老的四合院，不仅仅是一个族群、一个家族遮风挡雨、成长壮大的地方，更是老村骄傲的资本、自豪的力量。

行走乡间，常常会惊奇地发现，那些在都市中、城镇里消亡的东西，恰好到老村里得到最好的保存。在文化生活不充裕的年代，诸如滚铁环、荡秋千、划甘蔗、抓子、打地牯牛、斗蟋蟀、踩高跷、掷石子等，是流行于街头巷尾的游戏。如今，在都市里，除了在一些旅游景点的壁画上、雕塑里能看到它们之外，其余就无法寻觅到它们的踪影；然而，在老村，这些旧时的游戏却魅力不减。在老村，不时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人聚在一起，玩着这些充满乐趣的游戏，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老村，也是民间艺术诞生与繁荣的地方。在不少老村里，都有着诸如耍钱棍、划旱船、逗丫头、山歌、傩戏、花灯、皮影等形形色色的民间艺术。尽管电视、互联网也已经大踏步走进了老村，但在这方土地上滋生的艺术，依然保持着原汁原味，成为乡间节假日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说，那些长盛不衰的游戏，那些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是老村里最富情的风采、最深厚的内涵！老村，正是有了这些充满动感、具有独特味道的游戏、民间艺术，才让老村不老，始终焕发着蓬勃的生命力。这些年，保存在老村中这些童真的游戏、原始的戏曲、诙谐的歌舞、粗犷的山歌，正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吸引着不少学者与艺术家的关注。他们跋山涉水，走进老村采风，将流传在老村里的戏曲、歌舞、山歌加以整理，广为传播。充满泥土芬芳的乡间艺术，引起了轰动。很多戏曲、歌舞、山歌，被列为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老村，得到了保护。老村里富有的文化底蕴，也吸引都市中的游人，源源不断地前往寻访老村，感受原始的风情，追忆昔日的时光！传统文化，氤氲在老村天空；民间艺术，提升着老村品位。它们，也成为乡村旅游的靓丽名片，为老村带来更多惊艳的目光。

在乡间，在老村，古树名木、四合院、民间艺术，相互交织、相互缠绕、相互衬托、相互滋润，一道书写出老村最丰富的表情，一道描绘出老村最富情的韵味，回荡在山与水、树与绿、房与地、人与花之间……



双雀观雪。苗青摄

樱花和雪花

◎陶诗秀

夜读。有花来邀，一朵樱花，一朵雪花。樱花是来自网络的。一众诗友，起意要写樱花，新体古体的都可，还附了许多图片，有来自日本的，也有来自武汉的。武大的樱花缤纷如云，树下站满游人，航拍的更是烂漫枝头粉若雪。有朋友戏言，看人山人海是每朵樱花的梦想，希望他们能看见我。还有来自华盛顿的友人来信：“能来赏樱花吗？可居寒舍……”

含着微笑赏了网上樱花，抬起头，窗外漫天飞雪。

再过两天，就是四月。“人间二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如果人间是海洋，山寺是草原，我的魁北克，一定是在沙漠上，因为它距离各地美丽的春天，实在太遥远了。

樱花是曾虔诚地拜见过的。那年地寒，春天来得晚，一路“打马下江南”，樱花还没有开，我们流连着等待了三日，在结满花苞的树下徘徊，看到了盛开的白玉兰和山茶花，樱花却谨慎而自尊，一直迟迟不肯展颜。

而雪花对我，是家人一样的亲切。从十

一月到三月，雪花一直相伴。童年时，我曾随父母远行至中国北冰村，那里的冬天，是雪的天堂。清晨常常大雪封门。我们便用铁锹挖，然后用当地人自制的工具，木板做成的推雪机，一米长的木板，后面钉着长长的木杆，一路推过去，推出一条小路，才能去上学。走一段路，停下来回首望，见大雪已经覆盖了来路。茫茫雪野，只有一个孤独的人。陈子昂所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于我，就是这样一番场景。

雪花消失得很快，然而人们却并没有哀叹她的短暂，大概是因为每年有半年，她会与我们相伴。然而樱花却着实地短，只有十几天的光阴，便吹雪一样滑落了。不知东京有没有林黛玉，有没有携着锦囊葬花的人。

樱花于我，与雪花不同。好像对一位尊贵的客人，喜爱又陌生。正因为这种疏离感，幻象的意味就更加浓重。歌也好，俳句也好，都是梦幻的境界。每想起樱花，就会想起渡边淳一的《失乐园》，想起久木和凛

子在自杀前那个夜晚，一片片花瓣从夜窗飘进房间，凛子雪白的肌肤慢慢埋在樱花瓣中……

当然也会唱那首樱花歌：“再见了，朋友，让我们在那里重逢，在那樱花飘落的路路上……”

我终于还是坐不下去，决定到夜雪中走一走。走出门，雪花便飞舞着扑满怀，然而并不冷，到底已过立春，应该叫它春雪。雪花落地就融化了。街灯下的雪花飞舞着，好像是在指挥棒下交响乐团，各司其职地演奏。我便停下脚步，侧耳倾听那无声的华美乐章。一团团的雪，扑在脸上，扑在唇上，清新的凉，咽下去，竟有甘露之美。

我正醉心，低下头，却见脚下的草地已经裸露出来，而裸露的草，尖尖细细，婷婷袅袅，已然满含绿意。雪花易逝，樱花伤春，而绿所代表的希望，却会长久地留在将来的季节里。雪沃肥劲草，寒凝发春华。樱花如雪也好，雪如樱花也罢，都是生命中的奇遇。

我想着，夜色清凉，如樱似雪。

一地秋菊

◎黎大杰

秋天的野外一地秋菊
就如每个季节都有一场花事
延续前朝天空的温婉

神秘和水性
留恋于一地秋天
能否拿捏住一瓣菊花的邀约
或者祭献出一个词
甚或篱笆上蜜蜂的事儿
我无法确定

我只知道秋天的语境很辽阔
与长路无关与摇曳无关
秋菊盛开的江湖
会把丰盈的身体交付给山水
但能否将秋天内敛的光芒
逼出夏天的火焰
或清澈见底
谁知道？

醉饮一盏茶

阳光的书筒
在一盏野菊花茶里翻动
壶里
有一条河在奔流
伴随一阵秋风
在山水中荡漾

我有幸在这个下午
将水与火，将透明，将内心
腾出一段空白
与一朵菊花相遇
呷一小口
无论是静美
或者绚丽
都与日月无关

一扇窗关了
一盏茶的浓就抹开了
无须去指认岁月的花朵
每一缕阳光都有留白
谁能阻止一盏茶在山水里飞升

茶，给了我一个虚幻空间
醉饮一盏
我就成了失语者
茶雾在玻璃板上写下
某位少女的名字
是的，此时所有的领地
都听命于
一场茶事的选择

一朵秋菊的草木之心

一朵秋菊里必定有
我的祖籍与姓氏
一朵秋菊里必定有
一段柔软的光阴
一朵秋菊里必定有
孟浩然的山水
一朵秋菊里必定有
一个唐朝瘦金体的场圃
一朵秋菊里必定有
一位行走着的镂空生活的智者

如果一朵秋菊都怀有
一颗草木之心
那么每一朵菊的内心都会
储存一颗太阳

那我就愿种上
三千亩的云海
去笼罩大地的
辽阔

